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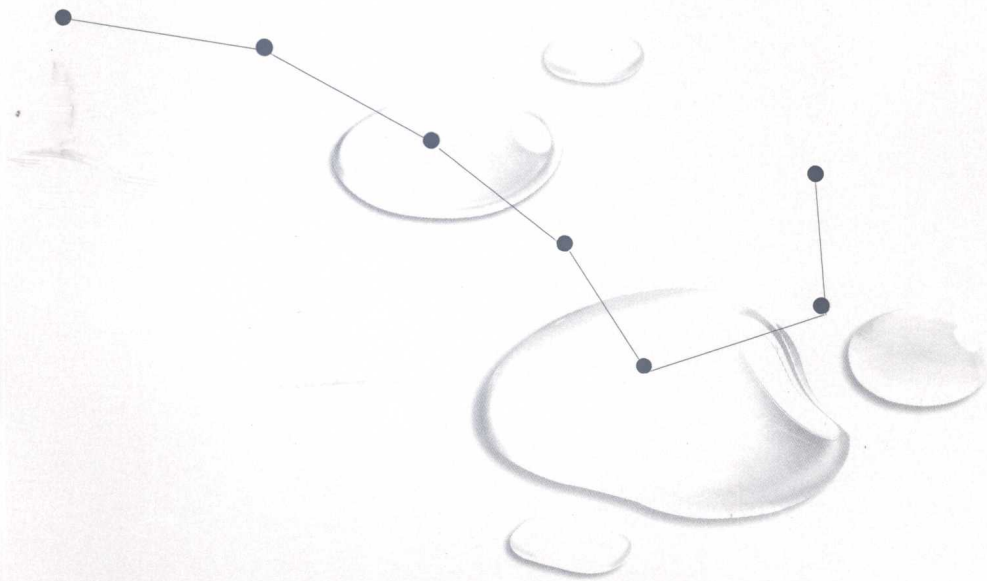
一个人的八十年代

个体言说丛书

王尧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个体言说丛书

一个人的八十年代

王尧 著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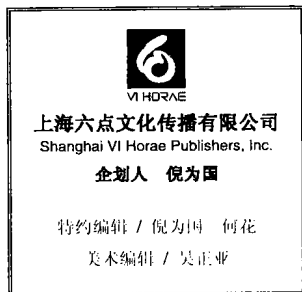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人的八十年代 / 王尧著.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5617-6943-0

I. ①… II. 王…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23552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保护

本书中所有文字图片和版式设计等专用使用权为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有,
出版专有权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书面许可, 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声像、
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转载, 除非在一些重要的评论文章中简单的摘引,
违者必究。

一个人的八十年代

王尧 著

统 筹 王 海 储德天
责任编辑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x 1000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0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6943-0/I · 517
定 价 2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自序

这本书不是我的精神自传。

因为，无论怎么论证，我都不具备“精神自传”的条件。唯其如此，我才会中断其他写作，在突如其来的大雪纷飞的冬天，写下自己想写的文字。这是一本突如其来的书。

在为当下的困扰深深压迫时，我也踩在“重返八十年代”的学术路径上。在八十年代的宏大叙事中，我只是一个旁观者和阅读者。我从一个村庄，来到一座古城，在这座古城的东边、一个叫天赐庄的围墙里读大学，这所大学和国内无数大学一样，至今仍在为某个大学排行榜上名次的上下浮动苦恼不已。在当年的万千气象中，这座城市和这所大学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上都是边缘化的，我们在阅读和倾听中遥想和感受“八十年代”。我和许多人就是在这样的落差中成长的。

当我在八十年代的宏大叙事和统一论述中唤醒自己“落差”中的经验和记忆

时,我触摸到历史的缝隙,可能是一条很细的缝隙。这样的个人经验和记忆,在这个宏大的叙事与统一论述中,或许都无法称为“细节”,即使在写完这本书后,我依然找不到一个恰当的词来表述这些微不足道的个人经验和记忆的意义。但我知道,我所说的这些东西,正在从我们的论述和生活中消失。现在的电脑上都有一个文件“粉碎器”,其实,我们的写作与生活中也有这样一个粉碎器,无数的东西在不经意间被粉碎。我现在想做的事件,是把“粉碎”改为“删除”,这是一次“删除”式的写作。当我自己或者别人认为这些被删除的东西还可以保留时,可以让它从“回收站”里还原。相对于那些八十年代的统一论述和宏大叙事,这本小书也是一次删除后的还原。

重新返回二十多年前开始的场景,纷至沓来的种种既熟悉、又陌生。“大学”是我八十年代以后的基本场景,我从这里往返乡村,穿行城市,于是,“乡村”、“大学”和“城市”是我主要的叙事空间,而在“大学”中出没是本书的一条线索。尽管记忆琐碎和零乱,但我试图概括,分而叙之,这就有了每卷之中的不同主题。这样的概括与叙述,显然与我当下的精神状态有关,说的是往事,可也难免不涉及现实。许多年前,读鲁迅的《朝花夕拾》,一直记住他说的从纷扰中寻出闲静来的话。世事螺旋,纷扰接踵,闲静不易,也学着给往昔的时光一个悲哀的吊唁。

我现在还不知道这场大雪何时可以停止和融化,回故乡过年的道路已经封闭。我唯一能做的事,是在写作中想象故乡屋檐下冰凌的长短,抵抗城市与校园的冰冻。故乡在我书房的北面方向,遥不可及。我重新放置了写字台和椅子,坐南朝北。

戊子年春节于三槐堂

目 录

自序

1

上卷

一、返回与逃离

3

二、熟悉与陌生

25

三、眺望与想象

41

四、融入与隔膜

63

下卷

一、昔我往矣

81

二、人琴之戚

101

三、书里书外

119

四、初为人师

141

五、天下公器

159

附录

答友人问

181

跋

1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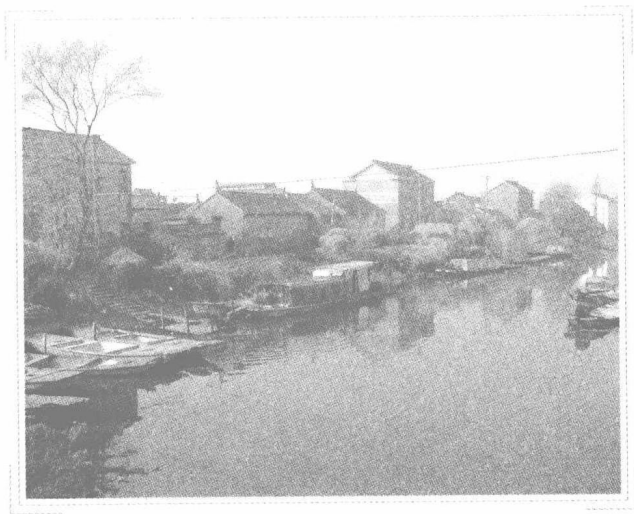
上卷

一、返回与逃离

离开那座村庄，是我八十年代的开始。

我现在要脱下皮鞋，重返我从庄前那条小道出发之前的日子。我发呆的时候常常幻想，幻想小时候在巷子里赤脚奔跑的声音，当我感觉脚掌和路面摩擦时，我知道我已经人到中年。我有时又觉得村庄像一条船，我站在河岸上，看着小船顺流而逝。追忆生长我的村庄，就像我坐在码头上等那条小船返回，船上坐着我的同伴和我熟悉的乡亲。让我恐惧的是，村庄那么模糊，关于我和它的记忆越来越少，如同庄前的那条现在已经变得浑浊的河一样，两岸停泊的船也没有我当年屁股下面的体温了。我要恢复自己的记忆，写作，只是一种可能。

我曾经把自己的失忆归咎于历史与现实的压迫。在青少年，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企图逃离村庄，这是一个遗弃和遗忘村庄的历史过程。以前，文明的路程是离开乡村，现在，文明的路程是返回乡村，这中间应当有太多的环节，但在成为一



在房子与杂乱的草堆之间，有一条小路，我从那里上工。

个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后,我也和别人一样,省略了中间的环节。我至今不明白,同一条路,往返之间为何有这么大的差异。我们这些乡村孩子,在那个年代最向往的是改变自己的身份,过早地认同了别人的身份和记忆。八十年代开始了,我和许多乡村的孩子一样,有了实现自己身份转换的过程。这个过程看起来只与一次考试有关,但它几乎是几代人煎熬的结果。从村庄中走出,也是一种反抗压迫,这是乡村孩子才能体会到的那种感觉。少年的我仰望乡村的天空,所见几乎都是茅草屋顶,而现在,太阳下的黑瓦红瓦不管风吹雨打,总是那样自在,可是,屋顶上已经很少有啄食和栖息的小鸟。改变的结果是复杂的。

在今天的种种论述中,乡村的我们被挤到了边缘,甚至被完全忽略。我在“我们”当中。二十多年来,我关注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记忆的讲述,在汉语写作中早已有了等级之分。在我读过的文本中,我们这一代六十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关于自我经验和记忆被压缩到最小的空间里去了,而乡村少年的经验和记忆则几乎是边缘化的。在公共经验之中,乡村青少年的经验付之阙如。我为此焦躁不安,特别是当我关于乡村的记忆越来越模糊,关于大学的印象越来越糟糕,关于城市的摩擦越来越深刻时。

坦率说,我不得不强迫自己去追忆和倾诉,从乡村重新出发,再返回大学校园。历史这根辫子早就被大家剪下来各自梳理。但我有自己的头发,而且也长得不短了,我有自己梳理的想法。我常常设想自己重新躺在田野里,头发中夹着碎泥和草屑。这个记忆是真实的,但它并不活在现实中。记忆为我制造了另外一种虚假的生活。

我现在重回自己的八十年代,也许过早,甚至好笑。不管怎样,我获得了一种叙述的自由,这个自由如同我在村庄前的河流中舒展身体。我和许多已经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一样,这些年来包裹得太紧了。我想裸露自己。但这已经是没有快感的过程,甚至连叙述的快感也没有了。我现在只想用写作的方式清算自己,因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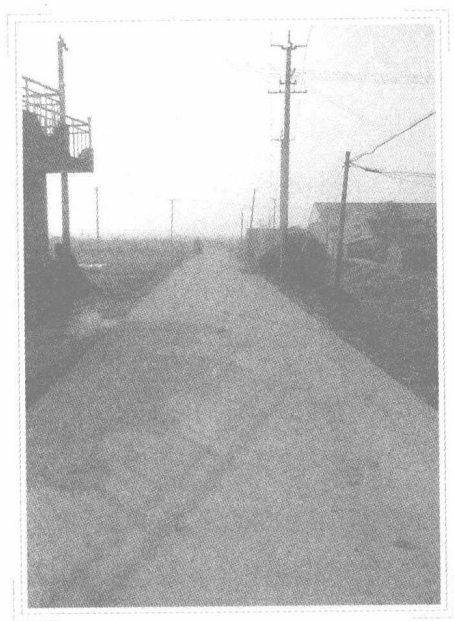
这些年来,我们总习惯清算别人。

当我在文本中试图重返故乡时,我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我从心底里有些拒绝故乡,故乡也未全盘接受我。这种隔膜感我难以名状,有时甚至很糟糕。我发现,这多半应怪罪我,因为,三十年前我就有背井离乡的感觉了。是我想逃离那个村庄的,那个年代不想离开故乡的人肯定是狗日的。如有乡亲读到本书的这一部分,请宽宥我,一个你们看着长大的孩子。我在一九八一年就离开你们了,而在内心,渴望离开村庄的时间更早。我们彼此都生疏了,我和你,我和我的村庄。

一九八一年,二十一岁那年,我终于离开村庄负笈江南念书,尽管学校不是我所期待的,但终究作为一个大学生上路了。从此,那个村庄在身后。

和现在的大学生比,我上大学的年龄显然大多了,但父母亲几乎还是把我当孩子,不知叮嘱我多少话。我提前一天前往县城,翌日大早坐车去苏州。出门的时候,母亲说,等你们回来过年。说“你们”,是因为大弟弟也是那一年去南京读书,兄弟仨,两个出去了,再过两年,小弟弟也出门读书了。

等我们回去过年,这一等就是半年。时间是熬过去的,不必说半年,更长也不是问题,在乡下最容易熬过去的就是时间。但跨过空间却很难,甚至没有什么可能。从江苏的东台到江苏的苏州,坐汽车是大半个整天,早上八点出发,下午三点到达。花这点时间不算什么,可父母亲就是不能轻易地从东台到苏州。那时,一张单程车票不到四块钱,这个数字不仅对父母亲,对我们村上的人来说,都是个不小的数字。八十年代初的苏北乡村虽然开始有了点生气,但贫困仍然伴着日出日落,没有止息。我到大学报到的当天夜间,同室的一个江苏如皋县的同学由他父亲陪着到了宿舍。他告诉我们,他父亲凌晨就起床了,骑自行车从如皋把他驮到了苏州。不坐汽车,省下了三块多钱。所以,读大学四年,很少有家长到学校来看自己的孩子,也很少有同学会在学期中间回家。我们都等着回去过年。



我们都是从这条道上走出村庄的,那时路上没有水泥。

寒假终于放了。提前订票时我盘算了一下，如果坐车到县城，需要到表姐家住一宿，第二天才能回家，既折腾人家也折腾自己一夜；我索性买了去安丰镇的车票，到那里再转汽车，顺着安丰到时堰的公路，中途下车再走一段路，前后大约一个小时就能到家门口，坐在家里吃晚饭了。订好票，我写信给父母，告知自己返乡的日程。那些年的寒假短，二十天不到，而且放得晚，差不多到了腊月底。我到安丰镇时，小站的公路上挤满了人，我下车后的第一趟车怎么也挤不上了。又等了一个小时，从县城路过的汽车，在小站停了，门没开。卖票的工作人员和司机说了几句，车就开走了，车厢已经没有再上去一个人的空隙。这是最后一班。我提着一包行李，里面是带回来看的书，准备过年吃的一盒麻饼、两盒云片糕和半斤软糖。

我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小站的人都走光了，我还站在那儿。三十里外的村上，父亲母亲还有两个弟弟都在等我。我知道他们都在等我。但没有电话可以打给他们，说我没赶上汽车，说我不知怎么回家。小站周围的灯亮了，我熟悉的乡镇夜景逐渐恢复在我的视野之中。如果正常乘车，我现在应该在自己家的灯光下。这时，有个中年人推着自行车走到我身边，问我去哪儿，他可以送我。我问他要多少钱，他说快要过年了，就三块钱吧。我再问可不可以便宜点，他说不能够再便宜了，快过年了，工钱不一样。他还说，现在是回乡过年的高峰期，你即使等到明天早上，从县城过来的车也不一定会停下来，这里不是始发站，何况你在镇上旅社住下来又要花钱。我出去读了半年书，读了半年《现代汉语》，普通话仍然不够标准，但回到家乡时，一下子又没能很快恢复讲方言，踏自行车的人肯定判断我是在外面工作的，终究不肯还价。但我口袋里确实只剩下两块钱零几分，坐不起他的自行车。这人看我不吭声，就失望地走开了。

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我到底步行了多少时间，终于走到了村口，走到了家门口。凛冽的寒风最初还能穿过我的后背，但很快从脚底开始升温，背后逐渐有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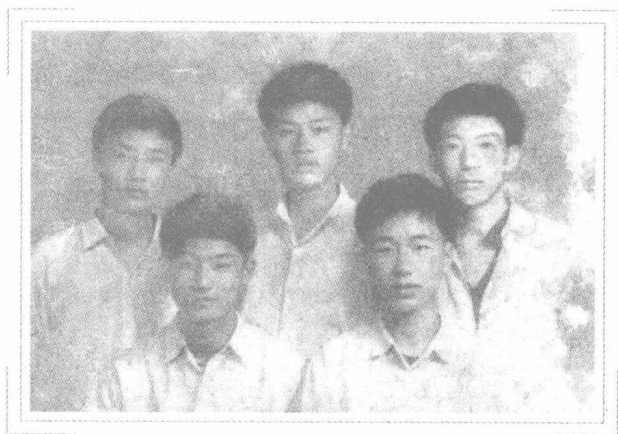
我庆幸自己这学期没有钱买皮鞋，去苏州时我带了一双凉鞋、一双布鞋和一双球鞋。从苏州出发时我就脱下布鞋换了球鞋，我知道家乡刚下过雪。如果像现在这样到哪儿都穿着皮鞋，那天夜里我肯定走不了那么远的路。软软的鞋底贴着没有完全冻僵的地面，我始终快速地走着，我的膝盖知道半年的等待能否尽快地终止完全取决于我的步伐。我左右手不时换提背包，手累了就把背包搁在左右肩膀上。三十里路，我在东头，父母亲在西头，等我走到村桥头，就到家了。

听到有人在桥南叫我的小名，然后又朝桥北喊：“厚平回来了。”是我大姨的声音。

“王尧回来了。”母亲在桥北说话了，她叫我的大名。

当我现在这样叙述一九八二年回家过年的情景时，依然记得自己心中不仅有对村庄的惦念，也有终于走出村庄的兴奋甚至荣耀。那时的内心，关于自己、村庄和未来的想象尚未成为后来常有的“现代化叙事”的一部分。

在我要接近村庄时，我想起自己高中毕业从镇上回到村庄的那个晚上。在“安时路”的另一端就是时堰镇，我在这个镇上的高中毕业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在我回到村庄之前，家住公社信用社的同学约了几个同学去他家吃饭，临结束，信用社主任出来这样对我们说。不仅是筵席，以前的一切都散了。回乡之路只有十五华里，但那时，我觉得仿佛走过了自己的一生。一九七七年七月，这是一个不同于一九八二年冬天的晚上。天空明净，所有的星星目送着我。田野、农舍、知了、青蛙、麻雀、蛇，一如既往在我的身旁身后。中学毕业了，我获得了自己的身份“回乡知青”。明天干什么，我不知道。我突然想起偷偷读过的《苦菜花》、《红旗谱》，一个人在这样的时候是可能去“闹革命”的。我和稀奇古怪的人物、事情遭遇，幻影像蠓虫一样飞来飞去。此后的几个夏天，我仿佛都在公社通往大队的路上行走。一个人在某个特定的阶段都有一个心理瓶颈，即使过去了，但突破瓶



高中毕业了,看上去傻傻的。